

床前明月

洞穿世俗尘雾的眼光，

透析权力场上迷离错位的人物关系；

直逼灵魂深处的文字，

观照两性世界亦真亦幻的道德灵光。

邓建华 著



床前明月



现代出版社

床前明月

邓建华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床前明月/邓建华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 - 7 - 80188 - 841 - 9

I. 床... II. 邓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6841 号

作 者: 邓建华

责任编辑: 张红红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(100011)

电 话: 010 - 64267325

传 真: 010 - 64245264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中煤制图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 925 × 645mm 1/16

印 张: 16. 25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188 - 841 - 9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第 一 章	奇怪山火，烧破销魂的夜	(1)
第 二 章	医院病床，滋生了迷惑的梦	(13)
第 三 章	英模事迹，触动了敏感的网	(23)
第 四 章	家庭冷暖，轻揭了隐痛的疤	(34)
第 五 章	柚园话题，隐含了难言的结	(46)
第 六 章	意见分歧，凸显了做事的难	(56)
第 七 章	人生游戏，伴随了无尽的忧	(68)
第 八 章	诗外功夫，赢得了多份的敬	(79)
第 九 章	阴云飘荡，复制了星空的玄	(88)
第 十 章	世事难料，扯乱了生活的麻	(98)
第 十 一 章	典型上路，没有了回头的箭	(108)
第 十 二 章	红尘浮躁，难见了民俗的醒	(118)
第 十 三 章	孽债加深，偏离了本来的路	(131)
第 十 四 章	消除祸因，又埋了添乱的根	(139)
第 十 五 章	演讲过后，带出了族谱的事	(147)
第 十 六 章	阴差阳错，败露了尴尬的情	(154)
第 十 七 章	悄然分居，迷糊了想醉的人	(162)
第 十 八 章	错位情爱，遗忘了宝贵的淳	(172)
第 十 九 章	茶馆捷足，沾起了文化的光	(180)
第 二 十 章	升职谈话，寄望了深厚的情	(187)
第 二 十 一 章	文艺调演，折射了人生的戏	(194)
第 二 十 二 章	安葬母亲，留下了更多的谜	(201)
第 二 十 三 章	沉渣泛起，搅动了多重的浊	(209)

第二十四章	以退为进，忽略了用心的劝	(215)
第二十五章	高速公路，拒绝了太多的岔	(227)
第二十六章	最后疯狂，注定了苦涩的果	(237)
第二十七章	回归现实，找到了系铃的人	(245)
第二十八章	明月当空，昭示了明天的真	(253)

第一章 奇怪山火，烧破销魂的夜

她的手在他古铜色的膀子上抚过，她猛然又感到，自己像生态公园那大槐树上附着的青藤。她缠在这棵树上，生生死死，明明灭灭，岁岁年年。

1

轻轻地，合上粉红的帘子，半个月亮就被关在窗外。

关子夫感觉累。不过，再累，也必须完成任务。田小禾像一座山，一座存在严重火灾隐患的山。下午，关子夫刚刚作完报告，讲了两个小时的秋季森林防火。关子夫的脑海里，翻腾的全是“防火”这个词。

这座滚烫的山放在眼前，关子夫责任重大。他既是森林防火的指挥长，又是惟一的队员。他扑上去，用手用嘴用舌头用急切的心，去发现田小禾的火源，寻找水，寻找各种各样、各招各式的灭火办法。

二十岁的田小禾再次燃烧。

青春的胴体，燃起烈焰。关子夫冲锋陷阵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扑灭火源。他是冷月市主管林业的副市长，对防火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“老公，老公……”田小禾在烈火中呼喊。

关子夫像一台消防车，呼啸着，只差没有将田小禾做成标本。

当关子夫的灭火器以势不可挡之势喷出泡沫之后，田小禾终于在大汗淋漓的关子夫身下安静了。

她舔了一下疲惫的唇，笑了。一种满足的笑，像大火过后山间的寂静，虽然凌乱。

两人对视了许久。

田小禾下了床，拧开内卫的热水喷头。

“来洗一下吧！”田小禾在喊。这个时候，她倒觉得不好意思叫老公了。

关子夫有点累。

毕竟是一个青春女子。关子夫想，她咋就这么会折腾？比起西清，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关子夫的老婆西清，本来就比他大三岁。按理说三十八岁，也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，但这女人就是不行。有时关子夫忙完公家的事，趁着一股子高兴劲，想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大多被她挡了回去，嘀咕一句：“去，去，早点休息吧，市里有那么多大事等你做。”有时候，她觉得责任使然时，偶尔自己褪了内衣，静静躺着，眼望天花板，毫无表情，像菜市场的白板肉，任由关子夫操练。关子夫做着做着，经常会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奸尸！这个念头一闪，下体瘫软，全军溃败。

是不是她在群艺馆，辅导那些更年期的老太太，练扇子舞啊，老年腰鼓啊什么的，把自个也练成了更年期。唉，没劲。

“你不要洗吗？”田小禾在内卫洗得哗哗响，在一片哗哗的水声里，喊着关子夫。

“你先洗吧，我抽支烟。”关子夫说。

烟在冒着缕缕青丝，关子夫舒展着身子，看着烟雾在升腾，听着哗哗的水响，舒服极了。

2

田小禾是田石山的女儿。

槐树园镇的实干家田石山，在那当了一辈子的副镇长，到

了四十八岁，也终于混了个人大主席，解决了正科级。田石山是关子夫母亲的远房表侄子。说来也话长，反正母亲讲了老半天，关子夫也没弄懂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亲戚关系。

母亲是个直人，从来不以当官的儿子为荣。那天，母亲说：“田石山来找过我，求你办件事。”

子夫说：“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？”

母亲不高兴了，斥道：“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他是我侄，不兴找我？”

关子夫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母亲就把田石山来找她的意思说白了，想求她跟关子夫说一声，拜托给大学毕业后待业的女儿安排个工作。

母亲说：“这事我已回绝，不能影响你的正事，都三姑六婆七姨八婶的，手脚捆住了怎么做事？”

其实，在二十六岁守寡，严守清规戒律的母亲心里，有一句话没告诉关子夫。那就是，看她个姑娘家，十八岁的人，一袭白裙穿得露背袒胸，瞧那前面两堆肉，像是占去了身体重量的三分之一，就没个好样。母亲心底里有些厌恶。此外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东西，像一团洗不干净的抹布，经年历月，晾晒在关母的心帘上。

母亲没有什么明示，关子夫也就没往心底里去想这个事。

田石山在关家碰了一鼻子灰，回家就喝闷酒。他感觉对孩子不住。别人的爸爸，能把孩子安排得清清楚楚，自己就没有这个本事。小禾回家一年了，还没有个事做，外面很乱，出去打工又不容许，这要她怎么办？都这么大了，总不能老留家里啊。

田小禾说：“爸爸，我看，不如直接找一下关市长。”

“这一辈子，我就不喜欢找领导，要不然，还在这混啊？”田石山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那我自己去说吧。”田小禾有点不太在意父亲了。

3

在槐树园生态宾馆，有一个项目在谈，关于建动物竞技场所的。副市长关子夫作甲方代表。因为污染问题，对方不愿承担义务，所以谈得不太顺，约好下次到广州再议。送走旅游开发商，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宋可凡陪他去小厅喝咖啡。

一个体态丰满、靓丽可人的女子，笑盈盈地走向他。

关子夫像在哪里见过，但记不起来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可凡挡驾。

田小禾一笑，说：“我找关市长。”

“市长需要休息一下，明天，你去办公厅吧！”可凡说。

“我们是亲戚。”田小禾毫不隐讳。

关子夫认真打量了一下这位时尚的亲戚，实在想不起来她是谁。

“关市长，我去过您老的家，您不认识我，我可在电视里经常看见您。”田小禾说。

关子夫这才想起母亲说过的事，这么说，这位女孩子是田石山的女儿。真是看不出啊，这田石山那憨呆样子……

“关市长……”可凡想问一下要不要接待。

关子夫点头。

就给可凡让了座。

关子夫又让可凡去叫了咖啡。

可凡安排后，就说：“我去收捡一下会议室那些材料。”

田小禾品了一小口咖啡，眼光环顾了一下周围。叹道：“这里环境真好！”

关子夫笑了，说：“你不是这里长大的吗？”

“我虽是这里长大，”田小禾说，“一直在外读书，而且，这里建生态公园后，就没来过，宾馆更没进来过。”

关子夫看着这个女子，像欣赏生态公园里一株香竹。关子

夫说：“说吧，你找我有事？你，不是专门来喝咖啡的吧？”

田小禾脸一红，马上应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市长，哦，可以叫表叔吗？哦哦，不行，还是叫市长吧，我在家吃闲饭呢，不知您能不能关心弱势群体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关子夫笑了，“我又不管民政。”

“您管生态公园啊，”田小禾说，“等于……多养一只梅花鹿吧。”

呵呵，关子夫有点热的感觉，心底叹道，多乖巧的女子，这么会应对，这么副俏模样。

“市长您默许了，是吗？”田小禾问。

关子夫的眼光，将田小禾锁定了十几秒钟。

关子夫说：“今天，没空和你聊，明天，我在这，准备一个大会发言稿，你再来……”

田小禾说：“我守株待兔，市长叔叔不来，我就找到市长叔叔的衙门里去。”

田小禾欢快地起身，走了。

那曲线玲珑的后背和银铃般的嗓音，使年轻的副市长，一不小心，弄了一脸咖啡色。

第二天，有一台摩托车，送田小禾到宾馆。

车上人迟疑着，想在这等着，田小禾就不悦。冲车上人说：“算了，你不想走我也不进去了，你现在就拉我回去！”

摩托车就开走了。

关子夫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鬼使神差啊，竟撇下可凡和司机，打的士上了槐树园生态公园。

在豪华的1125号房间，他认真阅读了田小禾的简历。

他是坐着的，田小禾站在他的身后，亲热地叫他表叔。指着简历上的照片，和他交流。

“您看我变化大不大？脸，胖了点，是吗？眼一直这样，对，双眼皮，脖子老长，胖？你说的那不叫胖，叫丰满。”因为她伏在椅背上，靠得太近，关子夫闻得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她胸前软乎乎的两团肉，像两颗火柴头，轻轻摩擦到关子夫的肩头。两个月没有和女人亲热过的关子夫，身体像火柴皮，一擦，火，就被点燃了，副市长和表叔的面具都化成了灰。

他一转身，脸刚好闯进她的胸脯。顿时，如同撞在两座坟中间，颤抖着，顺手就抱住这具青春的躯体。

疯狂吻过，搂抱着，他见她没有反感，就把她拥上了床。像阅读简历一样，不放开每一处细节，认真阅读了滚烫性感的田小禾……

4

“你还在磨蹭什么啊？”田小禾的喊声将关子夫的思路戛然切断。

他忙灭了手中烟头，说：“就来，就来。”就寻了一双拖鞋，去了内卫。

内卫弥漫着水汽，墙上大镜子也朦朦胧胧。

田小禾抱着他，头靠着他的胸膛。一会儿，才撒开手，拧开龙头。温水音乐般流出来，轻轻书写在他的身上。田小禾挤了沐浴香波，轻轻涂抹他，每一片肌肤，每一个角落，生怕遗漏什么。抹匀香波，轻轻揩擦了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……嘴里，又发出“唔”“唔”的含混的声音。

关子夫就笑：“你啊，怎么就喂不饱啊？”

田小禾嗔笑地取下喷头，认认真真清洗这个男人，清洗这个在电视屏前和自己的身体上，频频出镜的男人。这个男人是自己的男人，至少现在是。她已经像一只生态公园的蜘蛛，牢牢地网住了这只蜻蜓。她的手在他古铜色的膀子上抚过，她猛然又感到，自己像生态公园那大槐树上附着的青藤。她缠绕在这棵树上，生生死死，明明灭灭，岁岁年年……她不想松开，她不能松手。

她手中的喷头掉在了地上……

关子夫暗暗叫苦，心想，男人，苦啊，总盼着女人说要，还真他妈的，就怕女人说再要。

这个想法刚一出现，手机骤响。

关子夫到床头乱糟糟的枕头底下捡起手机，用很严肃的口吻，标准男中音：“喂——”

“关市长，你在哪？”是可凡打来的。

“我在哪很重要吗？”关子夫只差点没骂他，竟敢查老子的岗。

可凡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不是，是报社总编肖家肃问我，昨天的大会报告，能否不做头条。”

这个死板的肖家肃，关子夫心底骂道。

可凡汇报说：“肖总提出，报纸头条，最好用有些分量的社会新闻，搞深度报道。用大会报告作头条，似乎不妥。如果您没意见，就换到第二版。”

关子夫说：“那头条就用昨天森林防火的会讯，时政新闻也行啊。”

可凡说：“已经定好了，说是要用市委宣传部阳光灿部长下基层慰问的稿子。”

关子夫问：“他有什么噱头？”

可凡说：“听说他去慰问什么民间职业剧团，搞农村文化建设新模式。”

哈哈，新模式，说得好听。一个破剧团，两把破二胡，几个半老徐娘，有什么好慰问，不就是天天围着老百姓的屋檐底下转。城里大剧团，天天吵着要补助费，想方设法送戏下乡，你乡下的剧团，还能做成什么大事？难道，还能“乡戏进城”？文化建设，比森林防火还重要？一把大火来了，还不烧死你鸟剧团？一把大火来了，你跟我调一场大戏唱灭？阳光灿，我们总是在争什么？从高中做同学起，你就争，你争得过吗？你刚当了常委，你坐在台上威风，我当副市长，我坐台

下，但你神气个屁！一个宣传部长，除了理论和舆论，就是报纸和稿纸。我再不怎么样，一年也管了五百万元的“切块”资金。你就是累得像头牛，也都是些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烦心事。我凭着开发好这个生态公园，就可以让前程繁花似锦。

这么一想，轻松多了。关子夫说：“随便肖家肃吧，阳部长管他那摊子的，头条理应给他。”

手机“啪”地合上了。

擦干了身上水珠的田小禾，就又扑了上来。

关子夫站立不稳，倒在床上。有句话没有错啊，权力是最好的催情药。刚刚从战胜阳光灿豪情中走出的关子夫，又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，抖擞起来，欲火再次燃烧。

关子夫将田小禾的身体翻转过来。田小禾瓷一样光洁的后背，发出一片白光。

他喜欢这种丰腴的感觉，充实，肥沃。他像一个热爱土地的庄稼汉，徜徉秋后的田畴。他要将这片土地翻转，种上一颗能萌芽的种子。

“不行，你当市长的，不允许走后门！”田小禾肥臀扭动着，抗拒着。

关子夫是驾驭烈马的剽悍骑手，岂能听凭坐骑去南往北。他拍打了一下她的肥臀，喝道：“切！不走后门？我市长要不给你走后门，你能在这当经理？”

“不行啊……”

“哈哈，什么行不行，我就这杆枪，早用完，就早下岗！”

关子夫毫不犹豫地冲杀入包围圈。他感觉到包围在一阵掠过一阵，他从来没有惧怕过，一个回合，又一个回合地厮拼。

“着火啦！”

“哈哈，什么？着火啦，看我来灭火。”

“着火啦——”

田小禾猛地推开关子夫，惊呼：“着火啦，你听，外面在喊！”

关子夫大惊失色，连滚带爬地下床，拉开一线窗帘。天啦，真的着火了，对面山上，一片火红。人们的呼喊声、脚步声、犬吠声……响成了一片。

“快，快！”关子夫喊。

田小禾慌忙抱起衣服，帮着他穿。他歪歪斜斜穿好衣服，就往外冲。

“手机——”田小禾递过手机。

5

关子夫一边跑出宾馆，一边迅速拨通了可凡的电话。吼道：“你给老子听清楚了！赶快，赶快报告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值班室，传达我的命令！槐树园生态公园南山发生森林大火，请市林业局赵一飞局长迅速行动，按一号预案启动救援措施。我已经赶往出事地点，你跟老子的车赶过来！”

“那你怎么去呢？”可凡问。

“你照办就是！”关子夫恨恨地跺脚。

打完可凡的电话，关子夫又马上拨通了市长洪钟家里的电话。

“谁呀？”洪钟市长的太太极度不耐烦地嘟囔。

关子夫也不管那么多了，说：“出大事了！李大姐，请告诉市长，我是副市长关子夫。”

“关市长，什么事？”话筒里换了洪钟的声音。

“市长，槐树园南山，发生了森林大火！我已赶往现场，并启动了一号扑救方案，向您报告！”关子夫说完，就把手机往西装口袋里一塞，向南山冲去。

才冲到沙石路上，脚下被一块卵石绊了一下，刚刚消耗得差不多了的体力，没能支撑住身体。倒下去没有什么，险的是，一辆摩托车刚好冲到他身边，只差一点点，就从他的头上压过去。

“停下！快停下！”关子夫喊。

“我又没压着你，我要去救火！”

关子夫训道：“老子是副市长关子夫，快送我去火灾现场！”

对方果然停下，也不言语。一路加大油门，直向南山飞驰而去。

6

转眼到了南山。

到处是烟，到处是火，到处是人。

“镇上的人呢，书记、镇长呢？”关子夫急切寻找镇领导。

马上有人找来一个满面黑咕隆咚的人。

“关市长，你来了！”这人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田石山。”

因为脸污黑了，关子夫看不清楚，也不能再啰嗦了，关子夫问：“什么原因起火？”

“情况不明，一多半是游客丢下的烟头，或者是……半夜里谈恋爱的在这里抽烟，给惹发的！”田石山说。

“你们赶快将火灾发生位置、起火时间、火场面积、地形、植被及气象条件，填单急报市指！书记，镇长呢？”关子夫问。

“他们都住城区，正往这里赶来。”田石山道。

“这也不是办法，”关子夫迅速做出决定：“市指挥部会马上救援，你迅速组织民兵应急分队，砍出隔离带，这边尽力扑救。要切记，注意人员安全，老弱病残迅速转移，不要过来！”

田石山听完命令就喊：“韩部长呢，镇武装部韩部长呢？”
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刚才骑摩托的小伙子忙跑过来，手里拿

着一把扑火的竹楂子。

关子夫一见，火了，骂道：“关键时刻，你一个人扑火有个屁用？你的任务是赶快组织应急分队上！你的人马呢？”

韩部长把手中的竹楂子一扔，就往外走，吆三喝四地点名叫人。一个个被点到青壮劳力，赶紧去找砍隔离带的茅镰刀。

他妈的，这场鬼火！真他妈是时候啊，关子夫恨恨地想。汗珠滚过额角，心底一片糊糊浸浸。他焦急地等着救援的队伍，可迟迟听不到消防车的警笛声。怎么搞的？这些家伙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，反应这么迟钝！狗日的，怎么回事啊？

关子夫再拨可凡的电话，只有一个声音，在不慌不忙地回答：您拨的用户正忙，您拨的用户正忙，您拨的用户正忙……

忙你娘的！关子夫等不及了，他抓起韩部长扔在那里的一把竹楂子，靠近火场，和一大帮人一起奋力扑着大火。

山火在扩大着它的势力范围，毫不把这些扑火的人放在眼里。灌木、楠竹在火中叭叭脆响。几只丧魂落魄的野兔窜过人们的裤裆。不时有一些动物的尸体乍现。不时有人在浓烟中咳成一团，或泪眼朦胧。

疯狂地扑打着山火。关子夫的眼里充满了火焰，心尖上腾起了烈火，嘴唇干出了裂缝，脸上、手上有了烧灼的疼痛感。快，快灭火，快熄灭它！就一个念头，他双手舞动竹楂子，衣服已经千疮百孔，光洁鲜亮的头发已经被烧卷，一枝燃烧着的树桠迎面砸向他，又有几团带火的枯叶鬼魂似的粘附在袖子上……

水、水……他在心里呼喊。他渴望老天下一场劈头盖脸的大雨，渴望有一股清泉润湿干得冒火的嗓门，渴望有一条莽阔的江河，在他身边，听他调遣，帮助他逼退越来越骄横的火龙。

“不好，风大了！”有人在喊。

果然，风力在加大。火焰越蹿越高，像一条巨大的血腥舌头，舔食之处，动物和植物均化为灰烬。

“快退后，快退后！”关子夫在喊正扑打大火的几位村民，他看到火浪已滚滚向他们压来。硬拼已毫无意义，人们纷纷向后撤。

关子夫也在抽身退避。突然，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人一晃，重重摔下去。不巧的是，他的头，正好狠狠地叩拜在一个亡者的石碑上。

在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和一片血红的混乱里，他沉沉地睡去

.....